



九宸 著

以野心筑基，权力为梁架，欲望是廊柱，鲜血化朱漆……

HUANGYUN

皇运

天涯海角，碧落黄泉，定会站在让你一眼望见的地方

她之一生与三个男人相联，
一个因她而死，一个会杀了她，最后一个男人，她会因他而生！



九宸 著 下

HUANGYUN

皇运

下
冊

第十一章 谁的江山

“如画江山，锦绣碧川，七十数所城郡，两岸青山万顷良田，这些……我都有。”她字字刚强，素齿一张一阖，那日昆仑山涧的风很凉，却不及她的声寒，“崇毅，朕的江山，你坐着可稳？”

言声仄仄，震裂人心！

“衍泽哥哥，东营的将卫说，崇毅已经连着三日在花醉楼过夜了。”

那一夜，夏宫永央池开着不败的荷花，风拂荷盏，暗香盈人。

那一夜，他又在抚琴，他想念遥远的故乡时便会奏琴。所以她为他建了望乡台，筑在一池荷央处，高高的云台，乘风驾雾。

那一夜，她又是这般说，她时时会在他耳边碎碎念，尽是崇毅如何如何，崇毅怎般怎般。

每一次他皆笑着听，轻轻拂乱她的额发，再柔声劝。那个时候，她只是个不懂事的孩子。她任性，她霸道，她会吃醋。但凡听到崇毅又碰了哪个美人，便要发一肚子火。他便由着她胡闹，待她平静下来，再静静给她弹琴。

那段日子，他只是被她困在金丝笼的云雀，偏偏这个主人常常打开笼门，自己一并钻入，依偎在他身边撒娇玩闹，时而再念起那个遥远的他。

他于她是什么？父亲，兄长，质子，宠伶？也许可以是一切，但永远不会是那个住在她心中的人。

她的心太小了，从未留出过他的位置。

“皇上，他是男人。”他只得推了琴，一手轻落在她额上，抚弄着她隐隐皱起的眉，而后再叹一声。

“衍泽你也是男人，为何就不去吃花酒？”

“我也会的，只是现在。”他一笑，眸中百般温柔，“衍泽日后也会成为一个凡夫俗子，会娶妻会吃花酒，会流连于胭脂丛中，会讨那些女人的欢心。而后我还会有一群儿女。不过……那是衍泽以后会做的事情。眼下衍泽只有一愿。”

“何愿？”她一时抬眸，长睫忽摇，眸中透着星点明光。

“守在皇上身边，直到他回来。”他眼不离她，言中清淡。

“尹文衍泽，你莫不是喜欢朕？”她虚着一双眼，隐有得意，却故作出恼怒的模样——天威不可戏！

“臣……不敢。”他浅浅一笑，却是凑至她耳畔低道：“皇上不要担心，我绝会说喜欢你。”

他绝不说那二字，她便可全无负担地对他好，将他当棋子。

我绝不说喜欢你，我便不痛，你亦不累。

一榭秋风，一池花飞，一个朝代飘摇如雨。

郢军破宫之日，她仍立在望乡台听他弹琴，又是那一曲《有凤来仪》。

紫宫飞宇，琼楼迷乱，他匍匐于她脚下，任她决定生死天命。她飘飞的裙展如墨深沉，纵跃玉阶仙台，于九天玄池间书着天地的颜色。朝服下单薄的身躯微有颤抖，这一身龙云八宝平水锦纹的锦袍总不合身，无论裁剪几番，都难以撑起。

“衍泽，朕放你回去。”她迎着宫门的方向，似乎看破一场云烟寂灭，终是说。

挟持郢之质子，便是抵抗郢军的最后砝码，那些如山堆积的奏本如是说。

一个棋子的重要，她明白，她从来明白。

“皇上，臣说过，愿意做晏平帝的棋子，便也愿做大夏的棋子。”他苦苦地笑，苦苦地迎向她的目光，只寻不到她眼中的半丝温度，全是颓败。

月华阑珊，灯火靡丽，若不是东方厮杀之音震天动地，便也该是一夜美景。

夏宫的每一夜，都是极美的。

“父皇戎马倥偬一生，所稳下的帝王大业，毁在我一人之手。我……为了一个贼子毁了牟姓江山。”她步步走下云阶，走至他面前，绝望写在颜中，微微轻笑，“不过……你要活着。你要回大郢，为大夏陪葬的人只朕一个便够了。无论是做个凡夫俗子还是帝王皇胄，那个位置都在大郢等着你。你会逐渐忘了大夏，忘了夏宫，忘了朕，再忘了自己所受的一切屈辱。有朝一日你会娶妻会生子，你会学着喝花酒，终日流连红馆花巷，走马章台取悦美人。这些你说的还都未做过呢。”

他仍是笑的，只笑着颤抖，笑着点头，“我会为了陛下回去，为了陛下娶妻生子，为了陛下堕入俗世。只求陛下不要走远，天涯海角，碧落黄泉，定要站在让我一眼望见的地方。”

街市堂口渐渐热闹起来，摊贩们开始摆弄摊位。永元茶庄临口的茶案前，公仪鸾摇着胳膊犯瞌睡，另一手拍着臂膀呵欠着仰头，模糊不清地看了对面面色不动的人，总觉得她可能傻了。昨夜她虽被这发疯人吓了一跳，然还是好心地一路跟随着她，直到追着她爬上了燕山。

她以为她要寻短见，才不要命地扑过去拿树藤套住她脚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说得口干舌燥，才将人由悬崖边上拉回来。未料这疯女人开口第一句竟是，“我饿了。”

“公仪鸾，你有没有一觉睡了很久。”延陵易放在桌边的手一颤，低声道。

“哦，一天半。”公仪鸾由桌正中选了个馍馍便直接塞了半口。

“有没有睡过十年。”这声音极弱。

公仪鸾下巴一脱，忙接着掉下去的馍馍，另一手探到她额前，“没烧糊涂吧。”

“十年之前，他从不肯说他喜欢她，她也高兴他没有说。她眼里心里都没有他，纵连睡下去的时候，他的影子只是闪了那么一瞬间。十年之后，梦醒了，她却发现，他一直都在身边，一直。有没有一个人，他从不会许诺什么，但永远都在。”

公仪鸾皱着眉头未应，却听她继续说下去，声音很轻，但似乎很真实。

“其实……我们早就见过对吧。那一年甄选质子，我说选个年纪差不多的郢

国女孩子陪我做伴吧。他们把你送到玉门关，那个时候还是崇毅抱着你，你咬了他脖子，口水吐了他一脸就是不肯入玉门关。后来，郢国队伍中走出个少年，长得比女孩子还要漂亮，他一抱过你，你便不哭了。我记得他说……他说可以代公仪郡主留在夏国。我问他的名字，他说他叫尹文衍泽。”

公仪鸾一时无声，长睫凝着清晨的冷霜，映蕴一片氤氲。努力去想十年前尚在哭鼻子吐口水的自己，任冷风穿荡而过，脑海中的旧幕渐渐清晰。

延陵易轻轻一笑，眉眼舒展，有许久没有这么痛快了。梦醒，很真实，再无缥缈。她离了桌案，长袖扫过桌角，徐徐走向街前。

公仪鸾凝着她的背影，眸中迷惑层层淡下，初日的明光映照着她周身，她的身影也没有从前那般冷了。公仪鸾也笑了笑，转着手边茶杯，“真好，你算是醒了，可我还梦里。没办法，太幸福了，便不舍得醒来。”

日升而起，郢宫沐浴于晨曦安宁沉寂的气息之中。经昨夜骤雨来袭，落英纷洒了满地。明辉交映的凤凰高阁耸立入云，偏云殿一时寂静，青碧为瓦，琉璃作甃，错以金银，流云滴彩之余更见端雅别致。

禀报之音一阶又一阶传递而上，殿门由内推开，满殿静宁的百合香飘传。

延陵易轻步入内，两侧宫侍忙引退。

长晋正坐于镜前弄妆，山海图的画屏挡在二人之间。

“易。”长晋未回身，只由镜中淡淡扫着绰影，轻唤了出声，“七哥昨夜四处寻你，来了琼华宫两次。你一夜去哪里了？”

“我想见崇毅。”她开口即道，往日之隐忍全是不见。

长晋方扣上半枚耳珠，闻即扭身，皱眉道：“你要见他？”

“我要见大夏国的熹平帝。”她更是坚定。

“皇上昨夜宿在善儿那里，你怎么了？”长晋忙起了身，由屏风后绕出，出手握紧她的袖子，叹一声，“手这般凉。”

“娘娘，皇上往偏云殿来了。”殿尾的宫人忙传话。

长晋一惊，即松了她的手，理了理襟领，扯着延陵易一角衣一并要跪下。延陵易退开半步，离了她手，只目光紧紧逼上由殿门处逐渐清晰的金黄色袍衣。他周身上下依是泛着熟悉的月梨香，她从未告诉过他，其实他一点也不配这个香。他身上的血腥气太重，需以浓重的麝香才能压住。

他眸光落及她，只微一颤眉，便错开，走至另一侧，虚扶了长晋一把，“都说了，不当跪。”

“皇上，延陵似乎有话要与您说，臣妾是不是要退避。”长晋瞥了眼延陵，面上微惧，言声极弱。

“唔。那你先到后殿等我，仔细着些。”崇毅一点头，即命宫侍伺候皇后退下，再回身与延陵易目光交接时，眸已寒，噙着淡笑，“这才刚过科考，延陵王便是等不及了。”

延陵易亦笑，只这笑中掺了太多杂余，她在努力笑出牵倾卿的模样，“我来便是要告诉你，我确等不及了。”

“太过急躁不是什么好事，狈不能比狼还急。”他讥讽一笑，牵了目光，有那么一刻他竟不屑于看她。野心太大却没头脑的女人，要他厌恶。

“我也是刚刚记起来没有必要夺，我有的远比它多。”她笑得有些朦胧。

“哦？”他虚光一瞥，眉蹙了半分。

“如画江山，锦绣碧川，七十数所城郡，两岸青山万顷良田，这些……我都有。”她字字刚强，素齿一张一阖，那日昆仑山涧的风很凉，却不及她的声寒，“崇毅，朕的江山，你坐着可稳？”

言声仄仄，震裂人心！

空殿森然，云阙勾檐过风，青枝摇曳，满地凄影碎迹。再无他音，尽是宫铃摇散弥传。

“崇毅，朕之江山，你坐着可稳？”

她如是说。长梦一时惊破。

风是柔的，香是暖的，影是乱的。

心底由一抹裂痛回转，崇毅呼吸一浅，人瞬间呆若僵石，怔然未动，眸中转动也不转，仿若血液倒流，由心房直沸至顶。

崇毅，崇毅。

天下世人敢这般唤自己……便只有……

崇毅，你看这御花园植上满地蔓穗可好……

蔓穗一开，朕便知崇大将军要归朝了……

崇毅，你喜欢做皇帝吗？

崇毅，朕……如此信你……信你！

除却一双鹰眸滚烫至沸，周身每寸皆冷寒冰冽。兀然一陡，胸痹满闷，隐痛阵发，心房似寸寸扯裂，痛卷着血袭上，冷汗涔涔。耳膜阵痛，嘶嘶嗡嗡的杂声漫天铺地。他连退数步，扯紧殿前云帐，箔丝云锦尽化了碎帛。痛，如刺如绞，铺天盖地。他艰难移出半步，似想一手扶锦屏扇，但脚底虚空，连人携着屏风轰然倒下。

云母翠瑛碎裂于眼前，延陵易唇边仍挂那抹残忍。崇毅身有心疾隐瘤，是先天之症，她仍记得，那三年中他仅犯过四次，却次次险要了他的命。殿外风过铃檐，日辉盈了满窗。

“不可以太早死。”她未俯身，只脚尖踏了他袖袍一角，“才刚刚开始，崇毅，你要陪着我玩下去。”

他瞳孔紧缩，面色发白，皱紧的额勉力舒开，惨白一笑，“我……怎么舍得……离开倾……”

不等他将最后一字念出，她已截声道：“我只说要不得你太早死，没说要你活。”言罢低声轻笑了番，无色双眸微扫了因痛紧扯起的团袖，“我先走了，你……慢慢疼。”

“倾卿……”他伸出一臂，扯住她落摆轻摇的长袖，丝帛的质地轻凉细腻，每一字尽需提气勉强言出，“别走……我……我还你……都……还……你。”

“还我？”她空笑了声，猛回身恨恨扬腕，于他手中抽离，任他臂摆重重跌下。

“崇毅，你拿什么还我。城池可以相送，江山也能悉数奉还！越儿的一双眼，朕……十年的噩梦，你又如何还得起？”

九天重阙，高壁阔阁，尽是碎裂之声。一声一声压沉人心，重无可堪。

偏云殿外，延陵易抚平了襟衣，袖上褶皱恐难一时捋平，云螭绣纹断裂，即是换用最精妙的针线也难以缝补。风，方才是柔的，这会儿竟冽了。她一紧长袍，便要迈下殿阶。

两侧宫侍忙躬身相送。这群宫人不听主子传唤是不敢随意入殿的。

这会儿风凉起，她见他们在殿外吹着寒，竟有些不忍心。回了半步，挑了一个看着较顺眼的小宫人道：“你回殿里看看，我出殿时方听里面吆喝了一声。”

那小宫人一时未反应过来，只盯着延陵易不动。

延陵易一摆袖子，“你们皇上是不是有胸痹心疾？”

官人立时惊悟，提着裙摆扭头大步跑回内殿。延陵易又迈下几步，果然闻听身后嘈杂人音。尽是一声一声“万岁”。可笑，他犯起痼症，不念传太医，嚎唤声声万岁就能安然万岁了？

出郢宫，软轿直入南街。一路打开着窗帷，她似乎是第一次细致瞧看这个世界。

郢地的街巷，郢地的商贩，郢地的乡音依语，一切皆与梦中不一样。这些长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景状，却如一个陌生人般，她探看着它们，它们也陌生地看着自己。

十年来，对郢都的冷漠，面对周身世界的苍白，于是都有了原因。

因为从未归属过，她从不属于它，它也不是她的。十年耳濡目染之后，她还是一个陌生人。

“延陵易。”

帘外飘来喑哑一声，伴着勒马滚蹄，她一时想不到这声音出自何人。

嘱咐停轿，但未掀起轿帘，便由轿外之人猛然揭下。

她愣住，日头有些刺眼，甫一阵明光卷入，她眼发胀，裸瞳僵硬地转过，很涩。

尹文衍泽立在轿前，一手扬着素帘，只是凝视着她，无言。另一手持着马鞭，却在袖笼中颤抖。发是乱的，半夜冷雨，半日阳，袍衣已由风拂了半干，寒凉地贴在身上。心头的寒冽，在寻至她身前的一刻，渐已回暖。

“去哪了？”怒声一喝，声音却是全哑了。

“不知道留个信儿吗！”又一声怒，红肿的双目噙着血丝。

“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！”这一声，已弱下气焰，只苍白的唇仍是遏制不住在抖。

最后这一声尤是熟悉，胆子大从来就是她牟倾卿。

方才发涩发胀的心，由这一声渐入了凉风轻爽。她浅一勾唇，笑音如铃。

“傻了吗？”见她未怒自己的失态，他缓缓呼出了口气。一夜焦急紧张悉数化了疲惫，腕中马鞭松下，声低弱，“以为你又丢了，你再敢给我丢个试试。”

她起身由轿中走出，立于他身前。阳光很烈，他的眸光从来都是柔的。

抬臂拂去他发上沾落的碎叶，不用言名，皆已清楚在心。十年了，他这紧张自己的毛病还是未改。

“你才是大胆，敢言本王傻。”口中如是脱出，目光却不怒，她又近了他半步，扯了他前襟，“把头低点，有话与你说。”

他于是低头，她于是踮脚。

喧闹的街道，嘈杂的人声，来来往往的车马人行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酒香里飘溢而出的香甜浮动在身边。她只脚尖立地，一双臂挂了他腰间，仰起的头凑在他耳侧轻言，“对不起。”眼眸微微一闪，即有泪轻滑，落了唇中。

他一颤，僵立不动。问天问地，由延陵易口中可以听到过这三字。

她错过他耳侧，唇轻点了他的。

周身尽是人流，尽是言声，却全是不顾，此刻她眼中只有这个人，漫天铺地，都是他的影子。

努力踮起的脚尖在颤，吻上他僵硬温凉的唇亦颤。齿间泪的咸涩一丝丝淡尽，眼角却有更多的泪涌出。她终于知道那句话没有错，吻一个人也可以吻至泪流满面。

最后一滴泪稍纵即逝，唇离了他，香甜温软的味道仍余。

温热的呼吸落在他脸上，一双睫染着湿漓轻抖。

“不敢了，再不敢走丢，再不忍让你寻我等我。再不会……”

她还未说完，最想说的话便由他突而低覆的唇堵住。

……天涯海角，碧落黄泉，定会站在让你一眼望见的地方，再不会远。

他掠着她的每一寸呼吸，不仅仅是她的唇。但凡她吐纳而出的每一丝气，他都欲吞入。

她垂眸，任他肆意妄为，渐渐失神，一双手扯着他后襟更紧。他亦揽她，若不及时握住她腰，那踮起的足脚必要受不住。

冷风似是还暖，沁着梨花的香甜。

云螭的袖摆随风浮摇，与他背上的曲龙山纹交映成章。

随侍的家仆们一时看傻了眼，醒悟过来才红着脸背对软轿的方向，头皮发着麻，却要竭力甩袖轰赶两侧围观的民众，“去去去，看什么看，人家是夫妻。回家抱自己女人去。”

家仆之声漫入耳间，延陵易已红透了半张脸，攥着他的手一紧，“回，

回去。”

他牢牢吻住她，哪肯松下半分，只眸中笑意散过，长睫扫过她身后软轿，即长臂锁紧，半拥着她几步钻入了轿中。一人余多空间的软轿，因着二人并入，竟也尚好。

轿帘猛地甩下，轿夫忙着起轿，围观民众于是一阵叫好凑热闹之声。

轿内香暖宜人，尹文衍泽搂着身侧羞赧之人一紧，半是玩笑半是认真道：“听见不？老百姓都说好呢。”

静静的烛火微一闪，匍匐于榻侧的长晋微抖，由昏转醒。自身子重后，她便一个劲儿嗜睡。方半刻正等着榻上的人醒转，没想自己竟先入了觉。

榻上沉睡的男子面色青白，潮汗虽已退，只深眉紧锁，似是痛疼依存。

那一身铜膛铁臂，竟也会有此刻的虚弱疲惫。他的病，因着多年调息是许久不犯了的。据说上一次大病正是十年前夏闹宫乱时，那女孩跌下昆仑山，他顿时心悸发作厥死过去。或许他是欲与她去死，昏时便一丝回转的迹象都无。再以后，是夏臣求取了郢国的木羊乳赤参，才保得残命。多年来又以稀贵药膳调理补益，他的多年隐疾，才得压往。

她握着他的手，忽觉抖动，再移向他面首，见有回醒之状，忙低唤：“皇上，皇上。”

崇毅艰难抬睫，面前长晋秀美紧蹙的容颜渐渐清晰，一时力竭气短，才又垂了眸。喉咙似堵着火头，又灼又痛，无法出声，只得覆着她的手，轻拍了数下，以示安慰。

“皇后娘娘，郢帝入了琼华宫。”殿首一声跪音。

长晋将崇毅的袖子塞回被中，微一点头以示明了。

东首，圣元帝疾步入殿，袖下一挥，两侧宫侍忙跪着退避。

长晋作势要跪，却由几步迈上的老父亲虚扶而起，他面上扫着崇毅，“朕听了消息，怎么，又是犯了？不是说前些年调养过来了。”

“女儿也不知，他这般病着，也是第一次见。”长晋噙了泪，忙以余光瞥过，心头正疼，“气机瘀滞，心脉不合，太医言是情志一时波动，痹阻胸阳所致。”

“你又与他吵了？”圣元帝白眉虚挑，眸中添了戾色。

“女儿未有。”长晋满是委屈，扯着帕子咬紧红唇。

“莫不是见了什么人。”圣元帝狐疑的目光瞟去，落在长晋额前一定，“今儿一早，琼花宫来人了？”

长晋周身一虚，额上渗着汗，才怔怔答：“辰时，延……”

榻上崇毅忽而闷哼了声，撑臂而起，半个身子歪在长晋肩上，他口中发不出音节，只得死死攥着长晋袖子不放，生生在她腕上勒出几抹红印。

“辰时，沿着小花园子散步，皇上和女儿说及回夏宫，女儿念着肚子里的孩子便任性了几句，皇上才是犯病的。”长晋手上吃痛，却也隐而不发，胡乱将话圆了过去，另一手覆在他手上宽慰地一抚。崇毅不要自己说及延陵，便是有心护她，然他的护全之心，是要她既欢喜又惊讶，甚至有那么一丝慌乱。他眼中方闪过那一抹焦急之色，是从未表现过的。

“还不就是你们吵了。”圣元帝咬牙一叹，手下一指榻上歪倒的人影，“说了多少回，毅儿胸口不好，你那脾气当改改。”

长晋再不出声，偏头错目，却见崇毅挣扎的张了眸，半虚的目光向她投了过来，前所未有的柔。

十一月初三，御笔提名，金榜初揭。

宫都正是飘雪时，延陵易由朝中退下，即命车先回昱瑾王府。

是月上旬，当住昱瑾王府。他派人递口信劝了多时，她虽几次抹不开面子，终是在这月初三接着小粽子过府入住。时以入冬令，郢都湿寒更重。上月末里便听人说他寒症反复，几次朝上打了照面，他却又像是没事人一般，真真假假看不明白。索性这月里，她盯着他牢些。

小粽子正在怀里睡着，这家伙圆胖，一上车必要睡。车窗帘缝里漏着寒风，她使用毯子将他裹得严实，便更似个肉粉粽子了。她一时摆弄着毯子毛边，出了神。今科的三甲果是然在自己预料之中，那顾溪呈因着经论交了白卷，不仅落榜不第，连会考的进士都被取了。十六名入殿试的进士都予钦定了进士之名，除了他这个会考进士第一。李元狄名列中砥，不算那拔尖的，当也不属末流，稳稳当当拿个第三甲的传胪，入得翰林院庶吉士，全了光宗耀祖的名声。这一脚迈了翰林的门槛，便是半脚沾了内阁，若以用心历练，以他的年轻，升迁不是难事。

车不知何时稳了，帘子由外一掀，即看见望舒呵着一双手，在冷风里冻得直跺脚，几步迎上来笑弯了眉，“夫人您回来了，也不事先支应一声，小的们

去接。”

延陵易将裹着毯子的小粽子递出去，淡淡道：“当心着点，这孩子沉着呢。”

“唉。”望舒应了声，娴熟地抱着孩子，一抬袖子给怀里的小人挡雪。

延陵易这才由车上下来，随着一并入府。

“嗨。这鬼天气。”延陵贤搬着行囊跟进，一路抱怨着。

望舒打前边带路，回了半身言道：“夫人是不是先去中庭阁子暖着身子。”

“怎么，王爷不在府上吗？”刚入廊子，延陵易即扑着肩上落雪，回了眸子。

“刚来了客，王爷正在前厅书斋子里会客。”

“要客吗？”延陵易入了中庭，侧在火炭炉子边上捂了会儿手，不经意道。

“还不就是那些新任的钦选进士，如今中了皇榜，一个个趋炎附势的，跑了东宫又来恩谢我们王爷。今儿都送出去一拨了，这不又来了位，不过好像是王爷主动召来的。”望舒说着小心翼翼将小粽子放在榻上，掀撤了毯子，才由棉被盖紧了边边角角。

延陵易解着麾领的手一愣，复又系上，低声对屋内人吩咐了声，“我先去给姜夫人那念个安，你们先暖着。”言罢顶着风又出了屋。

姜夫人的宅院在西庭，但她走的却不是入西庭的廊道，反是朝向前庭。过了三进的园子与影墙，便是前庭东南角的书斋，门窗皆闭得紧实。延陵易停在屋前，扶抵着门，一时犹豫着，直听斋子里人声溢出。

屋内炭火极旺，跪在屋中的人已着了汗，案前之人却十分畏寒，不时握拳，咳声渐起。

“起吧，地上凉。”这一声夹在咳中，淡淡的。

“王爷，归隐乡田是草民之愿。”地上之人未抬头，言声坚定，“贵公子人中龙凤，草民恐教不起。”

尹文衍泽素眸一扫，手边宗卷轻阖，“顾先生未见到我那儿子，你若是见了，必是欢喜留下来。是个顽劣的，但想必会与先生投脾气。”肩上披着件长裘，衣角及地，微一抬手，袍角便随之一抖，险要卷了脚边炭炉中。

“王爷。”顾溪呈再欲言拒，抬眼却见他清寒的目光直逼迎着自己抖不出一个字。

“顾先生所出之言恐怕皆不是心中所愿吧。”微一叹气，尹文衍泽举了茶盏近唇，却未饮，“你那时策的文章写得极好，我与几位审考都赞叹不止，言是我朝

又出了个大儒，如此年轻，道解又如此精辟。只经论，你给满殿的大官，给皇上交了份大白卷。”

“回王爷，草民未读过《官箴》一书，胡乱言禀即是触颜谬上。白纸无字，实是草民无奈之举。”

确是无奈，可并非因此无奈。

“既是未读过，又怎知出自那宋吕本《官箴》。”一言戳穿了他的谎话，尹文衍泽敛笑，目光越来越寒，语气仍平静，“一纸白卷就不是藐视尊颜吗？我看你不是没读过，而是太熟悉。不想受制于佞党，不愿徇私舞弊，更不愿……接某人的情。你有太多不想，实是无奈。那白纸无字，不是他的，却是你的铮铮铁骨，你之清白刚正！”

“王爷。”顾溪呈猛一俯身，眸中热气猛地滚上，尹文衍泽寥寥数语，又有几言不是正中他怀！只觉己之无奈不得他人告，唯有苦藏于心。

若问后悔，他从不后悔于殿试交下那一纸空卷，毁了半生所求的仕途。

若以后悔，便该后悔那一日不当饮她的酒，与她论官箴。

若以后悔，那日于燕山之上，他不该见她，不当与她相识一场，又被她诓骗一番。

不该相识，不该相知，于是老天便也不会玩笑于他。

尹文衍泽错了目光，稍扬了一袖，笔下徒生出几字，复又收笔一叹，微侧目对着窗外道：“夫人，你入吧。廊子里不冷吗？”

屋外扶门窃听的延陵易冻红的脸迅速失了颜色，一时晄白如雪，手上未出劲儿，便见门由内而外拉开了。尹文衍泽正披裹着裘袍立在自己面前，身子恰也全然挡住身后跪着的顾溪呈。

他探出一手拉她入屋，另一手抵紧了屋门，才又放下挡风的垂帘。

他裹着她的腕子在掌中，半点怒意都瞧探不出，只浅浅一笑，嗔道：“瞧你，手凉得跟冰渣子似的，出门也不抱个手炉子。”

延陵易面上一白一红，正找不到地缝钻下去，随着尹文衍泽已转了身子面向地上的影子。

尹文衍泽扶着她手一并走向那影子，声音才又扬起，“顾先生，这位是我夫人。便是她常谈起要请你做孩子的师傅。”

什么是常谈起，不过那么一次，这厮记性倒是不赖。

延陵易一时心虚，欲向后撤身子，却由尹文衍泽自身后圈了腰暗暗挡住。

“夫人，这先生我可给你领进门了，莫不要说我不挂心儿子。”

这一声轻轻幽幽，钻了延陵易耳中，却极刺耳。她何时说过他不挂心，从来都是自己暗中抱怨他挂念的太多，几乎要夺了她的位。

顾溪呈闻言才小心着仰了头，打算目睹一番这个王爷时常挂了嘴边的夫人是何般模样。眸光霎一抬，却又迅速僵住！那眉那眼，那淡淡的眼神，只与殿试时换了身朝服，其他再未有不同。

他陡然浮了一笑，莫不是天意，这辈子都躲不出她的五指山。

“我让望舒领了你在阁子里暖着，怎么跑了来寻我。”

尹文衍泽出了一声，淡淡唤着延陵易。方半刻她的眸子便未离了那越行越远的顾溪呈，只得无奈出声作唤。

延陵易这才醒神，与他一并靠向案前，低眉一扫他桌上卷纸，捻着他袍袖道：“今儿下了早朝，我同母后请安，并着聊起了郡主归省的事。你们也算过了新婚，是要同邛国递个好。”她说并不看他，似与那袍角卯上劲儿了。与皇后请安念及归省，通通都是假话，她要的……还在后话。

尹文衍泽笔下添了墨，一并点了头，“你不说，我还真给忘了。这两国联姻的礼数不得缺。”

说着抬笔思索番，又念：“要不，让肃肃给她父亲和邛官各写封信，我再一并写几句，同时递过去。”

“不偏颇吗？”延陵易轻蹙眉，摇头道，“听说邛国的女儿们都是极其娇贵，肃肃嫁了你，说是实位与我持平，却也不得个正名。如今这新妇最紧要的归省，连个家人都见不到，莫不是亏了。她不说，也不保心里不会委屈。”

她言得全是道理人情，尹文衍泽听了更蹙眉，“那……总不能让我顶着大寒辛苦着跑趟南面。你也知道，我这身子骨不能染湿气。”笔下浓墨一碎，溅了满纸，喉中冷气一滚，便又是握拳咳起。

“你这身子，我可真不知道。”她轻拍着他后背，释言道，“但也不是要你去。邛国地小位卑着，依辈分，那邛帝也算是你的侄子，要你堂堂皇子王爷陪着小媳妇归乡是低了身份。你又不是熹平帝，要不得屈尊纡贵陪着女人归省，我也不会看得下去。”